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九回 向門生權詞搪塗

詩曰：奇才迥出綺羅鄉，放得韋中考試郎。榜上三元名姓重，朝中一品股肱良。

雷霆威望時同仰，冰雪聰明智獨長。卻使門牆桃李客，幾回疑鳳與疑凰。

仲冬節候已交寒，猶是風和日暖天。當戶青山多掩映，覆階黃菊乍凋殘。鵲聲悅耳雙穿樹，月影依人半透簾。無雪不成冬令月，看花好在冶陽天。久疏繡譜慵招線，長伴書窗靜展篇。全本未終難半廢，一回既畢要重編。翻雲覆雨朝朝是，散錦飛霞日日然。前集已完登後集，少不得，彩毫須了再生緣。今當十八登詞卷，又多應，臘月初旬始暫閒。撇去這些無益話，提一提，明堂相國在場間。

話說鄺丞相雖然身在場中，心內卻牽掛著認親一事。每於閱罷文章之際，就脈脈想將起來。

風流元宰鄺明堂，坐在場中暗付量。秉燭未眠愁脈脈，按冠無語意忙忙。思前想後生煩悶，躊躇著，暗認爹娘事一樁。咳，可慮可憂！暗認萱堂慰母心，這倒也，不妨大事有些驚。但愁堂上難藏隱，洩漏機關與外人。雖則我曾叮囑過，一言禁住合家門。雖然父母依將女，還有那，婢女梅香眾等人。伊等焉知深與淺，只曉得，口頭高興說新聞。三三兩兩傳開去，怕不到，忠孝君侯王府門。

咳，這也罷了！或者公然不說，如若蘇娘子一曉風聲，這個就了不得了。

受恩深處便為家，靠少華而護少華。彼若到來相望探，母親必定告知她。機關如泄蘇娘子，就傳與，皇甫芝田一滿衙。忠孝君侯聞得了，豈容我，安安穩穩戴烏紗。

啊唷不妙呀！只怕我一進場，外邊風聲已走漏了。

皇甫芝田進一本，必定要，驚天動地奏明君。那時中外皆知了，說道是，鄺相明堂竟女人。遭眾猜疑遭眾議，就不算，綺籠雕戶出奇英。既然要做聰明事，須做聰明絕頂人。若彼芝田陳了本，我只是，盡行節孝道椿情。

啊爹娘呀，我也不怕走漏風聲了。他有兩路夾皮之勇，我也有單逞獨出之能。

天公生我不凡流，既有才而豈不謀。怕什麼，父母機關通女婿；怕什麼，芝田寫本上龍樓。當朝質對皆休怕，對面分清也莫憂。仗此蘇秦三寸舌，管教一語服諸侯。

啊呀是呀，我只須抵賴便了，何必這般多慮。

鄺相沉吟主意高，登時展放兩眉梢。安排巧計惟宜賴，整頓良謀不可招。心已決時無所慮，欣然看捲取英豪。分等第，論高低，挨次觀來挨次瞧。處正無私真可敬，秉公辦事果非驕。風雲文字篇篇點，錦繡佳章卷卷標。副考難將情分盡，房官嚇得膽魂消。懼拿淺學呈來看，惟把奇才送上瞧。鄺相明堂清似水，真正是，思心不昧半分毫。

話說鄺丞相主文取士，正直無私。副主考難以留情，房官們不敢弄鬼。一到廿六日間填榜，廿七日期色黎明出榜。第一名會元於璞，表字雅夫，年四十一歲，是一位浙江衢州府常山縣老名士。家業頗寒，而文才甚足。少年時已經中了鄉試，只因連科的主考都不識他的文章，遺落真才，久抱明珠暗投之歎。今遠聞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，是一位開誠心佈公道識治良才，這次進場分外會精神而努心力，做了三場文字。鄺丞相看了此卷，通達剛明，有造五鳳樓手段，就高高地取了第一名會元。那於雅夫感激得意，是不消說得。以下之士，難以細述。只有崔攀鳳中了第三名，裘蕙林中在三十八名。

榜文一放映晨光，一時間，中時歡來不中傷。有幾家，門戶不開人寂寂；有幾家，喜單高貼事忙忙。揚眉吐氣崔攀鳳，得意開懷裘蕙林。梁府夫人多快樂，也感激，風流相國鄺明堂。不言及第歡喜事，且表欽差覆命詳。主考大臣放榜後，齊齊打道進明堂。風飄黃蓋居中罩，雲卷羅旗兩下行。鄺相坐下金頂轎，前呼後擁有威風。攜妙卷，帶佳文，要把英才獻帝王。脈脈不言煩且笑，倒只怕，芝田早已在朝堂。你們就上陳情表，試試我，舌劍唇槍強不強。慢道叫君難啟口，管教父母也心忙。少年元宰不無懼，坐高軒，直向金門玉路行。按下試官來覆命，提一提，九重天子小君王。

話說元天子得知鄺丞相回來覆命，這一日坐朝分外早些。這忠孝王爺廿六夜間竟不曾就枕，頂冠束帶秉燭以待。一到天明五漏下時，便與老國丈走馬入朝面聖。

少年帝主坐當朝，只見那，寶扇雙分現赭袍。天樂盈盈雲外奏，御香裊裊日邊飄。黃金闕上旌旗動，白玉階前劍影搖。虎拜已完分左右，跪倒了，東平千歲美英豪。

陛下啊，臣皇甫少華叩求天恩做主。

今朝主考出場門，鄺相飛來覆聖明。望乞君王加語問，天恩垂念為微臣。王爺言訖連稽首，元帝王，淡淡疏疏應了聲。

啊，小王親，你說的就是鄺丞相一端麼？且看他果是麗君，那時再為定奪。

忠孝親王就謝恩，不覺的，心中著急不安寧。離殿下，退班行，暗暗愁來暗暗嘆。

啊，真奇絕了！鄺丞相父母已經認了，還有什麼且看？

朝廷龍意事如何，全不肯，著實公明會顧吾。且看一言奇絕了，倒不知，君王因甚反含糊？東平千歲心中急，早見黃門跪玉陂。

啟萬歲爺知道：正主考鄺君玉，副主考歐陽贊，帶引一切房官，備用京員等，在午門外候宣覆命。乞聖旨定奪。

黃門奏訖跪朝中，喜動成宗小帝皇。降旨一聲都召入，當先就是鄺明堂。金貂映額明朝彩，紫蟒披身帶玉香。面似蓮花紅又白，眉分柳葉細還長。行藏都雅真奇了，態度風流竟少雙。帶領房官和副考，俯伏在，丹墀執笏拜君王。東平千歲班中見，又暗想來又暗傷。

啊唷我的芳卿呀！你今日出場來了，可知我已上本，就要與你花燭成親了！

恨你從前不露情，狠心含忍到如今。孤家已上陳情本，我倒要，看你君前怎樣雲。忠孝王爺心暗想，只見那，風流相國奏朝廷：

臣正主考鄺君玉會同副主考歐陽贊，選得二百數十名真才實學的文章，並十八名魁卷，恭呈御覽。特此覆命，望吾王洞察公私。

鄺相言完又拜君，高抬紫袖獻文章。朝廷一見明堂面，只喜得，笑滿天顏兩頰旁。

啊呀妙呀！丞相你來覆命了麼？好好。內侍們看坐，待朕觀覽文章。

內臣應旨展龍氈，鄺明堂，謝了皇恩坐半邊。正正衣冠盤了腳，也不管，東西武職與文官。九重天子容含笑，看看明堂愛又憐。不忍突然相說破，故意地，從頭至尾閱文章。才半展，又重翻，看幾行來贊數言。這一邊，元主觀文閒似水；那一邊，王親候問急如風。東平千歲專專等，年少君王慢慢看。十八卷文方始畢，一聲喝采動天顏。

啊呀好好！今科的韋文算取個真才實學了！

十八魁中個個佳，果然那，會元文字更堪誇。文鋪錦繡惟推彼，字吐珠璣只有他。這個頭名標得是，取得是，真稱第一好才華。

咳！可見寡人用官不錯，巧巧地差了一個鄺相。

少年識治拜三台，秉正無私實壯哉。昔日武場求武士，今朝文試選文才。篇篇俱是雲煙滿，字字皆取錦繡裁。足見保和廉潔

甚，真正是，分文不愛盡忠懷。朕躬有此賢能相，怕什麼，光璧明珠暗裡埋。

咳！賢相掌朝，國家有幸。宮官們，可將外邦人貢的鳳井新茶，烹一盞與鄺君相解渴。

君王言訖笑微微，鄺明堂，雖坐三呼謝袞衣。拜罷起來茶已到，香馥馥，一杯碧露浸春旗。明堂接著欣然吃，元帝主，龍目抬起帶笑觀。看著吃完茶半盞，就在那，黃袍袖內取東西。聖上拿出王親本，御面堆歡遞與伊。

啊，鄺先生，爾看一看，這是忠孝王廿五上的密本。

風流元宰一聞言，暗暗心中叫果然。必定家中通了信，芝田飛本上金鑾。真真不出明堂料，已認親時隱便難。

啊唷，好生惱恨！我方才做得主考出場，就被他們在此亂道。咳！芝田呀！你也忒大膽了些！

我今與你是師生，怎便輕輕奏了君。就曉也該觀個實，如何不等出場中。一封表奏元天子，你竟是，以勢來欺孟麗君。

啊，忠孝王呀！我鄺明堂豈是被你藐視的！今朝論個理兒，也該制服制服你的少年心性！

風流相國一安排，遂即欣然立起來。紫袖高抬忙接本，故意地，眉頭蹙蹙假疑猜。

呀，忠孝王有什麼密本？陛下何不裁定施行？

一邊說著一邊詳，袖露春尖展本章。俊眼微凝觀句句，香唇半動念行行。從頭至尾俱瞧畢，假意地，冷笑連聲放下章。皺一皺，柳葉雙眉生怒色；變了變，蓮花粉面發威光。上前跪倒金鑾殿，無懼無驚奏帝王。

啊陛下呀：忠孝王上此本章，陛下信呢不信？

成宗天子欠龍軀，滿面春風說半疑。孟女真容前已見，委實地，與卿容貌沒高低。龍圖又道曾相認，教朕的，難辨其中是是非。鄺君聞言心暗喜，一聲失笑伏朝衣。

陛下呀，臣呢，定非龍圖之女，然而這件事原有周折情由。

前者龍圖孟太君，只因她，病中思女日深沉。仲春初一其時候，孟侍講，親坐飛騎來請臣。備述諸醫難以治，特來求，大人賜藥求萱親。臣言未熟岐黃理，無非是，碰著機緣算有靈。侍講不依偏要請，只得去，望聞問切做醫生。觀觀孟府夫人脈，凝結憂思已不輕。開下煎方吞二劑，說下了，若然見效再登門。後來只為多朝政，宿閣連宵竟未行。初五這天歸轉出，孟家的，家人候接甚慇懃。不時又往龍圖府，診脈方臨寢室門。首次看時原隔帳，孟夫人，這次不避露身形。端詳良久驚而起，她竟是，扭住袍袖叫麗君。臣走避時昏過去，龍圖等，群呼合叫杳無聲。見其如此垂危狀，不覺地，忽動平時側隱心。

啊陛下呀，常言道，醫家有割股之心，既承龍圖閻父子如此誠心相懇，少不得要醫她病好，也了結這件事情。臣想，孟夫人之病原因思女而成，既是見臣誤認，想是像她女兒的了。如若將錯就錯，倒也救了一人之命。那時臣偶然好戲，遂走到床邊道：母親不必。

臣一相呼竟醒還，那時間，雙開兩目啟牙關。不分皂白公然認，拉住了，女短兒長叫得連。埋怨說：母病爾為何尚隱？埋怨說，夫家興旺怎猶瞞。其時侍講龍圖等，都向微臣訴苦衷。一個個，喜喜驚驚圍帳畔。一人人，拉拉扯扯繞床門。談別語，述難言，又是悲傷又是歡。倒使微臣難認得，無奈只好認椿萱。

陛下啊，伊等恁般埋怨，臣只得說：一則忠孝王已偕劉氏，二則現在罪犯明條，若使皇甫門中得知，豈不要當朝上本？

這一陳明改扮情，森森國法怎容輕。不如且自為丞相，車騎來回可共親。臣本戲中隨口道，誰知弄假反成真。東平王子疏狂甚，也不等，察個分明就奏君。趁未出場先上本，竟將夫子當何人！真失禮，實傷倫，如此行為太不尊。陛下天聰應洞鑒，為什麼，聖心之內亦疑臣？這般密本留何用，覽完時，就合撕撕付丙丁。

咳！總是微臣少年為相眾心不服之故。

忠孝王親太也狂，戲師誑聖上書章。這般言語公然說，全不想，禮法行來罪莫當。如若人人皆似此，鄺君玉，被猜何以立朝中？

啊唷豈有此理！鄺君玉叨蒙聖恩草白麻而拜相。自供職以來，惟有一點忠心，報九重聖德。今日當了滿朝文武，竟指臣是個女人，這怎麼講？倒要會集廷臣，論一論是誰人的不是！

鄺相言完立起身，微微冷笑叫奇哉。那時間，怒生兩道春山黛，嗔上雙痕紅粉腮。紫袖一扯拿起本，嗤嗤嗤，連聲幾響對撕開。巍然站在金鑾殿，眼看著，忠孝王爺把手抬。

啊呀忠孝王，你怎麼這樣荒唐？我是你個老師，如何竟戲弄起來！

雖然此事有深情，你也應，察個虛來察個真。任著少年狂妄性，竟把這，糊塗奏折上明君。我居貢院無知覺，幾天中，弄出奇談與異聞。

啊呀真真奇絕！哪有個做門生的冒認老師為妻？

綱常安在禮何存，戲卻師來又誑君。年少疏狂而若此，你分明，恃其勢大是王親。

啊，忠孝王，是老師可以戲弄的呢，還是王上可以誑奏的？難道說做了王親國戚就不怕的了麼？蓋世功名自莫誇，輕行妄舉就多差。劉門榜樣今猶在，你休將，忠孝清名去學他。鄺相言完容發怒，勒了勒，紫羅袍袖挺烏紗。正顏厲色金階立，唬倒王親一少華。

卻說忠孝王一聽鄺相所言，又見他在金鑾殿上撕了本章，正顏厲色地向著班中數落，不覺心中又驚又惑，又氣又慚，只羞得滿面通紅，一言不能答應。

武憲王爺變了容，朝靴踏地在班中。更面色，皺眉峰，眼觀文班叫孟公。

啊呀，孟親翁，這叫怎麼說？前者小兒曾到尊府見過岳母，還道：上本呢，由爾去上，只不要害了我的女兒。老親翁也說：索性奏明瞭也好。

少華連日放心腸，問得真情上了章。今日保和仍不認，倒是我，小兒大膽誑君王。

啊唷，了不得！我皇甫門中哪裡當得起誑奏朝廷、戲弄大臣的兩般大罪！

親翁何不上金鑾，情實情虛出句言。岳父如其難為婿，這兩樁，無端大罪到芝田。亭山國丈言完惱，孟龍圖，弄得昏昏似夢間。

話說孟丞相聽了鄺君玉一番奏君的言語，也弄得半信半疑。及至聞得武憲王所云，沒奈何出班質證。王親父子等，亦隨了上來。方才越眾，當先又閃出一家官宰。

襖頭象笏紫羅袍，按按冠來頓頓靴。怒色含眉嗔映面，出班來，一聲冷笑口稱奇。

啊呀，奇哉，奇哉！我梁爾明招了兩三年的女婿，說甚麼就是孟麗君！不知哪裡來這些飛語？

梁相含嗔閃上來，朝靴飛步怒盈腮。胸橫牙笏趨金殿，搶過了，孟老龍圖跪在階。

臣梁鑾有話奏聞陛下：保和殿鄺明堂贅入臣家久矣，他若是個女子，豈不露一點閨儀？況他連中三元，升兵部而拜丞相。歷來調停中外，變理陰陽，所辦的事非臣輩所能及，哪裡是閨門之女！望吾王萬勿生疑。忠孝此本無憑，望我王詳察。

梁公奏罷拜朝廷，在金階，力保明堂非女人。孟相時間無可奈，也只得，登階抱笏叫明君。

臣龍圖閻孟士元奏聞陛下：這鄺保和呢，實與臣女一般容貌，一樣聲音，為此生疑，請他看病。況於初五日臣妻欲絕時，哪相已認過父母。若說醫家有割股之心，所以將錯就錯，連老臣也昏慣了，不識其中端詳委曲。

龍圖學士奏完言，忠孝王爺也上前。但見他，柳葉清生怨恨，蓮花慘淡動悲顏。低頭拜在金階下，沒奈何，待罪彤廷叩首連。

臣皇甫少華，叨沐聖恩，居此藩王重位。臣原訪知，才敢奏聞。就是此事臣亦請教過了岳父母，方敢奏聞。如知內有虛情，怎敢欺誑聖聰？

王爺言訖伏當朝，悲憤交加氣不消。國丈亭山同進禮，望金鑾，三呼再拜緒黃袍。臣兒問岳方才奏，怎敢把，捏造之言本上標。孟相現雲初五認，不可聽，保和學士巧推敲。王親奏畢齊齊跪，元天子，暗裡疑思喜氣高。

話說元天子一聞鄺丞相回奏的言詞，並見他發作門生的顏色，心內半信半疑。又聽了孟龍圖梁丞相及王親父子所言，坐在寶位上暗暗沉吟，默然不答。

少年帝主坐金鑾，低首沉吟默默然。一點春心藏密意，九重喜氣上天顏。心轉展，意盤桓，暗自思來暗自言。

呀，可奇可奇！難道鄺丞相果然不是麗君麼？他說醫家有割股之心，自睹垂危而將錯就錯，朕想這句言語，倒有幾分清真的光景。

但是觀其美麗容，分明相像畫圖中。為什麼，盡情抵賴皆推假？為什麼，咬定牙關不透風？莫非是，嗔怪少華婚燕玉？莫非是，流連爵位倚三公？既然不欲歸皇甫，未知那，可有芳心在朕躬？

咳，且住！他既然不認此情，朕何妨幫他幾句。

留得風流鄺相存，朕也好，時時相近與相親，總然難遂心中願，做一對，知己的君臣亦可忻。如此明珠和美玉，怎麼忍，輕輕易易付東平。

咳，寡人也長下私心了，且留下了鄺相再處。

朝廷主意一安排，就把天顏變下來。雙皺龍眉嗔色起，半抬御體怒容開。離御座，扣高台，大發雷霆叫怪哉。

啊唷，怪哉！怪哉！寡人的清靜朝綱，被你們在此興風作浪。好好的一個鄺丞相，說怎麼他是個女子！保和學士如何是那孟麗君。

哪有巾幅位三台？你看他，如此能來如此才。梁相爾明言得好，豈有個，這般忠臣是裙釵？你們著實相欺朕，亂語胡言進奏來。

啊，忠孝王，好生大膽！一個老師，一個皇帝，豈是被你作耍的麼？若不念血戰功勞，治你個欺君誑師的大罪才是。

從今好好在朝中，有事三思再上章。你若是，這等狂為仍復蹈，朕躬也，難留情分看昭陽。

啊，龍閣閣孟相，你也著實糊塗，怎麼連自己的女兒，也認不真切？

卿妻病內日昏沉，難道爾等也不明？一品大人賢相國，你們就，輕輕認誤當釵裙。真異事，實奇聞，竟指明堂作麗君。自己糊塗還罷了，如何縱婿戲師尊。今朝上此蹊蹺本，莫非耍，斷送王朝極品臣。

啊唷，豈有此理！寡人的一個心腹能員，都被你們胡言亂語起來！

他雖年少立朝綱，才貌無雙第一奇。薦拔賢臣扶社稷，調停國政用心機。東文西武多多少，問你們，哪件之中及得他？內閣如非賢鄺相，倒只怕，狂忝難決盡推愚。今朝胡亂來談論，想必要，推倒忠良顯自家。哪曉朕非偏聽者，了無切忌了無疑。

嗯！滿朝文武聽者：你等今後再有一人擅談鄺相者，朕必從重治罪。

朝廷一旨下金鑾，滿朝中，文武齊聲領聖宣。忠孝王爺心氣忿，也只得，叩階請罪謝龍顏。孟公也在丹墀跪，說了聲，陛下天恩恕暮年。鄺相明堂心得意，紫袍招展伏君前。

謝吾王明鑒之恩，臣當犬馬圖報。

風流帝主笑融融，御手相扶叫宰公。朕不疑卿卿勿惱，好生辦事在朝中。外邊倘有人談論，立刻拿來見九重。無論官員和士庶，他若是，一聲亂道候追究。寡人可與卿為主，鄺先生，你莫存心但放胸。天子言完顏帶笑，金鑾大悅小三公。生喜色，動春風，執笏深深謝聖躬。當下散朝鑾駕起，寶殿上，蝦蟇簾捲帝回宮。

話說元天子著實愛護鄺相一回，當下散朝退殿。那文武官員不敢多言，各自匆匆回去。這邊龍圖父子疑疑惑惑回家，武憲王爺也悶悶回府。

內中只有鄺明堂，退出朝門喜氣揚。離卻禁城登了轎，悠悠喝道好威光。心轉展，意思量，暗叫東平忠孝王。

咳！忠孝王呀！你何苦當朝上這本章，因受了這一番的羞辱氣惱！

此事難言我薄情，誰家夫子嫁門生。方才如若分明認，笑倒了，合殿朝官文武臣。感荷九重相庇護，全不以，王親情面偏於人。立傳聖旨多嚴切，教那些，中外休言這段情。如此一來無疑慮，鄺明堂，安安穩穩做公卿。

咳！只可歎母女的情分，又不能相親了。既然已走風聲，如何可來往。

明堂轎內自思量，想到劬勞又覺傷。一到府前人跪接，堂官們，齊齊叩首問安康。當時鄺相傳聲免，跨下魚軒往內行。走進廳門無幾步，閃出個，新登金榜小兒郎。垂了袖，正其裳，喜色盈盈面有光。朝上端然深作揖，深深參見鄺明堂。

老師大人台座，門生裘仲儀謹拜。

荷蒙訓教授愚知，如坐春風這幾時。今日又承提拔力，何當犬馬報恩師。裘郎言訖廳前跪，鄺相國，笑滿蓮花挽已遲。

啊呀，不敢不敢。老襟丈請起。

我你本是兩連冷，莫論師生只論親。提拔一言是太重，秉公取士豈私心。明堂道罷相回禮，裘仲儀，拜畢方才立起身。又向岳翁恭見了，梁公扶住面含春。回頭笑對明堂拱，說是全虧指教深。言訖齊齊都進內，已見那，畫梁雕檻捲簾迎。

話說鄺丞相一進內堂，先見了岳母梁夫人。歡容悅色坐談半晌，十分感激他提拔連襟。

於時鄺相往花園，去問乾爹乾母安。閣老梁公思那事，怒容稍息挺朝冠。夫人笑問因何惱，今日裡，長婿成名該喜歡。梁相就將詳細說，那太太，眉尖一皺俏聲言。

啊，相公！據妾身看來，莫非果是個裙釵？

為甚容顏這等佳，竟是那，傾城傾國占魁花。女兒也算非常色，彼尚奇姿勝素華。男子群中焉有此，莫非果是一嬌娃？梁公見語呵呵笑，叫一聲，懵懂夫人也信他。

咳！這也不過是新聞罷了，哪裡可以相信。

裙釵哪有這樣能，定國安邦輔聖君。委曲朝端真不錯，調停王事實稱能。老夫雖則同為相，內閣中，大半俱皆彼處分。就是貌嬌疑似女，婦人家，哪能有此大才情。

夫人呀！鄺明堂若是個女人，豈有個女兒不知之理？你看她終日歡歡喜喜，何曾有些愁苦之狀？

若曉兒夫是女郎，必然慮後甚悲傷。觀他終日欣欣色，准擬其身有靠傍。只就女兒歡喜狀，便可以，不須疑惑你東床。夫人見說連稱是，遂當新聞事一樁。按下樞公談論事，且談元宰鄺明堂。穿石徑，繞花牆，來見康家繼父娘。作揖請候福體安，承歡轉笑甚和詳。封君喜得眉頭放，相攜著，連叫明堂快進房。場內辛勤須保重，不可把，萬金身子當尋常。少年相國忙聲請，遂出花園進己房。梁氏夫人忙入內，寒溫幾句不須詳。於時相共香閣坐，梁素華，先把新聞報一樁。

話說鄺丞相回到房中，梁夫人先就告訴說湖廣女子冒名一節。鄺明堂驚問道：這是哪一天的事情？素華道：未久的新聞，就是仲春廿二。

風流元宰笑微微，對夫人，點首連連道也奇。現在麗君為宰相，又有個，荊襄孟女上京邦。所云富貴人人慕，這也常情莫怪伊。

咳！父母亦忍心之甚，她既然如此哀求，便認了有何妨礙？

我又無貪一誥尊，何如成就此釵裙。芝田得了荊襄女，也不搜求到本身。都是爹爹無大量，何必要，君前質證辨虛真？成人之美全然不，害卻她，埋沒深宮過一生。

咳！我倒是過意不去，怎能夠成就這假扮裙釵？

鄺相明堂量甚寬，不惟不惱反生憐。就將朝內如何事，也向夫人說一番。梁氏素華聞此語，芳心著實欠安然。凝鳳目，蹙春山，搖首低低說可憐。

咳，可憐！小姐如何這樣心狠。

冰雪聰明鐵石腸，竟無恩愛念於郎。金鑾殿上撕他本，只恐怕，氣壞東平忠孝王。梁氏夫人言到此，倒不覺，翠蛾慘淡色淒涼。風流元宰微笑，手按金貂道不妨。

咳！夫人，你自放心，不用這般過慮。他上有父母在堂，下有嬌妻在室，就是著了氣惱，還有勸解之人在彼。

況兼原是彼狂為，這片言詞怎發揮。就便著些羞悔氣，也教他，後來不敢犯良規。明堂言訖容含笑，梁氏夫人暗皺眉。心內擔憂難出口，亦只好，千金怎樣自相隨。住談主考歸家事，且表龍圖父子回。

話說龍圖回歸家內，就與夫人告知詳細。韓夫人道：怎麼這樣千真萬真的事情，都會反覆起來？

明明是我一親生，面貌聲音哪點更？況且認時還痛淚，豈有個，了無關愛合傷心？癡兒不過貪名利，說什麼，好戲之間叫母親。

啊唷，真真奇事！我只道天子能以開恩，小冤家出場來自然肯認了。

哪知安著怎心懷，巧語刁言會處裁。賴了此情還做作，竟將奏本對撕開。冤家既已推乾淨，倒只怕，父母衙中也不來。真可奇事真可怪，生你這，伶牙俐齒女裙釵。夫人說著容還笑，孟龍圖，只是狐疑面色來。侍講嘉齡旁言道，這無非，麗君妹子戀三台。如今又有朝廷護，再要相邀不易哉。韓氏夫人心著急，加嗔加恨更加哀。慢說孟相衙中事，且表那，老少王親下赤階。

話說老少王親出朝上馬，正是乘輿而來，敗興而返，把一位忠孝王氣得啞口無言。

飛身一躍上雕鞍，坐未半邊就著鞭。白馬驚忙動四足，跳起來，追風趕日就飛前。衝大道，撞低簷，亂飛香塵就撒歡。忠孝王爺扯不住，一聲響亮落金鞍。只見他，氣惱交加力不強，官街墮馬撒絲韁。龍袍招展斜遮面，王佩飛鳴已落裳。響亮一聲橫在地，哄動了，往來士庶與經商。

啊唷，列位呀，這不是一位王爺麼？我們快些救駕。

眾口招呼向前跑，不分士庶喊聲高。這一個，扶將年少王親起；那一個，扯得追風鞍馬牢。這一個，就地扯垂佩帶；那一個，彎腰抖抖繡龍袍。王爺幸得身無恙，便向諸人說有勞。正欲攀鞍齊上馬，後邊又見數騎跑。只見那，隨護家丁趕上來，飛塵一片馬蹄開。喊聲一片慌忙到，跳下街心跪塵埃。

啊唷，小王爺受驚了！救駕來遲，奴才們罪該萬死。

王爺喝起眾家丁，國丈催騎隨後臨。驚問一聲還好否，你不該，三鞭連打馬飛騰。東平千歲稱無礙，跳上雕鞍復又行。默默再鞭容慘淡，呆呆低首意淒清。驚且惱，動還停，喪盡精神灰盡心。回到府前去錦轡，爺兒同進內宮門。

話說武憲王父子同入宮內，那太妃同蘇奶奶都在那裡坐等佳音。一見這般不樂的光景，忙問道：事情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忠孝王冷笑了一聲道：這有什麼指望？只不過受些氣受些苦罷了！

言訖含嗔變了面，竟回靈鳳後邊宮。太妃驚得渾身冷，扯住亭山武憲公。連問孩兒因甚惱，莫不是，竹籃打水又成空？王親坐下長吁氣，便把朝端述始終。尹氏太妃聞此語，滿心歡喜變愁容。

啊呀，原來如此！或者果是孟親家一時糊塗，錯認了鄺丞相為己女。

世間女子便多才，哪有個，竟會官居宰相台。不料親家皆誤認，這番又是錯疑猜。

啊呀，朝廷也偏心之甚，為什麼怒責我孩兒？

太妃當下好愁煩，悶悶無聊不喜歡。竇氏驚疑心亦駭，大家面面對相觀。丫鬟瑞柳威風減，乳母江媽壯氣添。來報多嬌劉郡主，笑哈哈，一邊拍手一邊言。

咳，何苦何苦！竹籃兒打水一場空。

我說如何有此情，女人竟會做公卿。果然今日成空了，都是那，瑞柳丫鬟瞎報聞。郡主聽，忙細問，江媽鼓舞說分明。多嬌兒說微微笑，也不愁來也不忻。遂即出房臨外面，勸了勸，舅姑寬慰勿生嗔。住談舞彩宮中事，且表王爺向後行。

話說忠孝王萬分高興，秉燭待旦以進朝中，哪曉得受了天子與老師的一場責備。又著了這墜馬一驚，心內好不懷悶。回到靈鳳官來，也不除冠換服，只坐在榻椅上，呆呆地看著真容暗惱。

王爺氣得變容光，不換朝衣坐在床。仰面靠了交椅上，一聲清歎對紅妝。

咳！我為你一片真心，你反視如陌路。

已於初五認萱堂，只道何愁事不全。實指望，御斷婚姻借伉儷。實指望，洞房合巹畢良緣。可憐孤，心神潦倒連宵內。可憐孤，舉止匆忙數日間。誰料你，似鐵如水情冷淡。誰料你，舌劍唇槍語言頑。正容獨立金鑾殿，說得我，半句難回愧了慚。

啊呀孤家好恨！怎麼連娶個妻子，也這般千難萬難？

三四年前就定親，參差一直到如今。奸臣賊子劉奎璧，害得我，美姻良緣幾變更。盼至眼前問喜信，又是個，望梅止渴枉歡欣。

啊呀，劉奎璧呀，都是你這萬惡的匹夫逼走了我麗君！

當初不是你圖謀，為什麼，她改男妝作遠遊？蹤跡全無兩三載，害孤家，參差難就鳳鸞儷。今朝又是空歡喜，好教我，一念婚姻記舊仇。

咳！孟氏芳卿呀，你莫非還為這劉奎璧的匹夫舊恨，所以冷淡孤家？

亦是高堂主意差，陷兒薄倖娶劉家。芳卿見有仇人妹，你自然，冷了心腸怪少華。今日當朝還抵賴，分明要，此生一世頂烏紗。

啊唷，好生煩悶！只說我一本陳情，自然朝廷做主。

何期偏護鄺明堂，不許人言是女郎。正色厲聲威嚇我，全沒有，一些情分看昭陽。朝廷既已傳將諭，以後如何再上章？花燭成親休指望，洞房合巹莫思量。今生結果心非願，我少華，做甚東平忠孝王！

呀，且住。鄺丞相萬一不是麗君，我豈非著實得罪了？

荷蒙夫子大提攜，掛榜招賢上帝京。不是老師焉得貴；今日裡，反行冒犯認為妻。真我錯，實我非，難怪當朝動虎儀。

咳！我本是鄺老師的一個得意門生，這一來倒有些不能親近了。

丞相朝前這等嗔，正顏厲色發雷霆。孤家就去相陪禮，未必恩師肯諒情。從此一朝衝犯後，怎樣得，朝堂夫子恕門生。不知到底真和假，好教我，事在疑難沒處分。忠孝王爺思至此，坐在那，金交椅上悶沉沉。書僮皆捧衣冠立，伺候王爺換便衫。千歲於時更了服，掀簾竟進內房內。長歎氣，短吁聲，一展宮袍倒在衾。

話說忠孝王這一上床，竟直到點燈時候。也並非是睡著，不過自言自語，長吁短歎。那節孝夫人勸解了公婆一番，原要走來看小王爺的。才上得白石玉階，只聽見在房內罵道：劉奎璧這奸賊，絕不應令爾完屍而死！劉郡主聽了暗想道：他既在此罵我哥哥，我何必進去討厭。遂輕輕轉往東院去了。

王爺臥在牙床上，獨身地，轉展尋思只慘傷。罵幾句，已死仇人劉國舅。怨幾聲，鄺相偏訴小君王。自言自語全無住，氣一場來痛一場。直至房中開了窗，走進個，十三四歲小梅香。叫聲千歲起身罷，夜膳端整擺在堂。一席酒，年少王爺言不吃，丫鬟答應去忙忙。移時僕婦端盤入，笑嘻嘻，飯菜俱皆送進房。

啊，小千歲，請起來用些罷，不要著惱了。

王爺性起發雷霆，床上抬靴一脚蹬。僕婦人等拿不住，打翻了，魚湯大碗與雞羹。叫聲可惜忙忙退，面面相覷立定身。千歲怒言吾不吃，難道要，你們勸勸就依聽？快些拿往前宮去，休得多雲惹我嗔。僕婦彷徨連答應，捧盤收盞出房門。歸於舞彩從頭告，國丈夫妻歎幾聲。

咳，怎麼好！他是氣壞了。

武憲王爺色慘淒，眼看尹氏叫賢妃。孩兒自是遭君責，難怪今朝氣不低。況且出朝曾墜馬，又驚又惱欠和宜。晚食不用休相強，停一時，可往宮中勸勸伊。尹氏太妃稱曉得，眉頭蹙上只長吁。於時膳罷抬身起，侍女提燈引道行。一至後邊靈鳳處，書僮是，開簾迎接報如飛。東平千歲聞娘至，沒奈何，斜抖紗冠立起身。

啊呀，怎麼又要母親到此？

尹氏王妃坐下言，特來看看問情端。出朝墜馬無驚否？至晚如何飯不食？父母一生惟養你，必須要，自己保重慰椿萱。王爺聞語躬身應，母勿擔憂但放寬。兒是武臣經大敵，何在這，當街墜下馬離鞍。只因胸脯難舒展，既飽重加恐欠安。尹氏點頭稱也是，拉著了，東平千歲叫芝田。

啊，芝田兒啊，你不要惱了，或者鄺相果不是麗君。

你做門生犯老師，這番威福也應施。總然受了羞和辱，只好低頭忍耐心。如若明堂原孟女，論來不是你差池。

啊，孩兒嚇！你既上了本章，她還不肯相認，這是她負你，不是你負她了。

麗君既已恁無情，枉托慇懃一片心。何苦獨眠靈鳳室，是這般，衾寒枕冷萬千辛。我觀燕玉東宮位，她倒是，賢德溫柔數內人。況且姿容生得美，雖難如畫一娉婷。勸兒撇下私心罷，想什麼，薄義疏情孟麗君。彼既這般你守甚，倒不如，今齊送你進房間。太妃言著容含笑，忠孝王爺歎一聲。

咳，母親又來了！都只為娶了她，方生出這般疑難之事。

若然依我守三年，鄺丞相，如是他時已早言。只為娶將劉郡主，故而弄得這般難。今朝再進東宮去，此段婚姻莫想全。千歲說完長歎氣，王妃耐性又重言。既然不肯聽娘勸，也由你，枕冷衾寒獨自眠。須要消消心內惱，休把這，萬金身子等閒看。明堂今已非原聘，且候那，雲貴書章到關前。孟女改妝逃出來，婦人家，伶仃豈會遠方潛。多因還在家鄉近，別省追尋故此難。現可遲遲觀動靜，麗君或者隱雲南。

咳！親兒呀！你若氣壞了身子，使父母如何了局。

必須上體父娘懷，自解愁恨自免哀。雲貴表文猶未至，竟或者，一朝送了麗君來。東平千歲聞娘話，也只得，強把眉頭放放開。

咳！雲貴若無好信，孩兒也死了心罷了。

母親放意勿心焦，兒怎敢，上負爹娘恩德高。此刻十分心不快，請萱堂，且歸舞彩外宮寮。黃昏勞動真擔罪，少華是，名教之中孝已拋。千歲說完垂下淚，太妃起立整鸞綃。

啊，孩兒保重，我向前宮去了。

於時千歲送娘行，尹氏王妃轉了身。一眾書僮來伺候，各皆吩咐不須存。轉身關好宮門戶，又攜燈來觀春容。叫幾聲來觀幾遍，風魔了，金枝玉葉小王親。消停方始歸床睡，悶悶和衣倒在衾。冠也不除袍不脫，嗟吁一直至天明。次朝仍是心煩絮，語少言單飯不吞。燕玉那邊無興去，只總在，真容左右歎和嗔。慢題忠孝王爺事，且表新科得意人。

話說那些新進士，一大半是鄺丞相中的門生，並及求看文字，慕名拜認者，於時春闈得意，一個個紅纓白馬，參謁師座，絡繹不絕而來。

鄺相門前碌碌忙，新科進士共來參。紅纓白馬門邊係，盛服華冠府外連。一起退回重一起，雙班謁過又雙班。門包疊疊如山積，手本紛紛向內傳。元宰明堂真真顯，他在那，虎皮交椅坐端然。戴一頂，金貂翠翅三公帽。披一領，紫蟒團雲宰相衣。圍一條，細刻瓊瑤寬寶帶。扣一副，明雕琥珀小連環。掛一個，良玉繡袋紅垂絡。登一對，粉底官靴綠撒邊。嬌滴滴，蓮泛兩腮紅杏露；細纖纖，柳分雙黛翠含煙。相爺高坐金交椅，排列著，紗帽堂官十二賢。凜凜威風居極品，翩翩雅態正青年。待參時，合班進士呵腰起；問話時，大眾門生垂手言。講經論，真是奇才和博學；詳禮儀，果稱闊論與高談。新科貴客多多少，看見了，這樣師尊甚抱慚。十九三公人罕有，無雙美貌惟推先。門生都比師年長，皆贊歎，鄺相風流第一先。拜過紛紛俱過了，又將到，季春殿試日初三。

話說新進士殿試，元天子又點了保和殿學士。鄺丞相選取了一十名上等的文章，呈送朝廷御定。元天子看卷大悅道：主考無私，便取出這般良士。遂欽點取第一甲第一名狀元於瓚，第二名榜眼河南秦景化，第三名探花崔攀鳳，第四各傳臚裘仲儀。於時除授於元為修撰，秦榜眼、崔探花、裘傳臚等俱點翰林學士。其餘內外用也不能詳述。

狀元榜眼探花郎，三鼎甲，統帥全英喜氣揚。白玉階前行國禮，黃金闕下拜君王。於雅夫，學深材廣容儀正；秦景化，目朗眉清品格方。崔攀鳳，豐骨天然神俊雅；裘仲儀，禮矩自在步安祥。朝廷看了諸新貴，喜動天顏亦贊揚。各賜金花和寶帶，眾英才，三呼再拜出朝堂。好貴顯啊！紅纓白馬出瓊林，大會同年一榜人。宴罷各歸家共寓，真正是，杏花香散滿堂春。梁衙太太多歡喜，悄囑東床裘蕙林：金榜題名為翰苑，好迎家眷入都中。傳臚遂即修書信，去接嬌妻老母臨。攀鳳探花深得意，亦封手札報泥金。身榮迎養高堂母，並接那，梅府夫人與細君。及第之家多喜悅，可憐那，落第士子喪精神。

話說那些下第士子，也有些是卿相的門生。這番不中，著實有怨望老師之心。這位鄺明堂是何等聰明之人，豈不知外邊有不第之人相怨？一到那班新貴參謁過了，竟下帖邀請那幾個不中的門生。

席間宛轉訓諸人，為他們，講解詩書與五經。窮苦之間貽路費，分散了，宰官俸祿數千銀。在當時，言言指點開茅塞，句句調和慰眾心。勸門生，須惜寸陰勤苦讀；勸門生，莫辭長夜坐寒衿。一班舉子皆羅拜，泣謝明堂鄺大人。各領盤川忙參拜，齊聽良訓感高恩。少年元宰行仁義，外面的，賢相之名天下聞。

話說鄺丞相行了一番禮義，不但登科的進士感激大人提拔之恩，連那不第之人，也荷老師周全之德。

少年相國貴當朝，才又廣來文又高。受謙之人無不領，真個是，大元賢相點頭標。休言鄺相聲名振，且說東平心自焦。受氣回家連日後，思量著，師生思義豈堪拋。遂同國丈登梁府，請罪求寬拜相寮。

卻說王親父子同至梁府請罪，鄺相令人回說不在家，只得悶悶而返。忠孝王自己又去了三次。頭一次，回說相爺手下事忙。二次回說，相爺身子不快。忠孝王著急道：既是相爺欠安，門生正該問候了。門上又出來覆道：傳命致謝，相爺避風，日內不便請見。

千歲連朝不得參，朱門如隔萬重山。心似火，意如煎，要見師尊竟甚難。鄺相在家原沒事，故意地，叫他怕怕這威嚴。只因國丈曾來過，勉強去，盡盡人情走一番。到了說聲相拜望，匆匆也去下魚軒。王親父子相迎接，他卻是，喝道鳴鑼坐轎還。忠孝王爺真悶氣，終朝使性與生煩。偶逢武榜同年等，都說是，師對吾們頗有言。道及君侯真喪禮，竟將夫子等閒看。我雖十九還年幼，少不得，體有尊卑法有先。如此狂為深可恨，從今後，師生無用敘寒暄。這回原是君侯錯，怎拿了，夫子為妻奏聖顏？惱了保和丞相

性，今朝修好萬千難。王爺聽得同年話，抱歉之心更不安。

話說忠孝王聽了老師對同年們的言語，心內更覺不安。這日國丈夫妻及劉郡主都在舞彩宮坐著，小王爺反背了手踱來踱去，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。

隨即回身叫父娘，孩兒一事請商量。未知虛實先移本，原是前番欠主張。求配老師為正室，怪不得，明堂夫子說吾狂。連朝拜謁不相見，難道將他撇在旁。提拔之恩深似海，更難圖報怎生忘。雖然決絕孩兒了，也須當，兩下調和設個方。

啊，爹娘呀，據孩兒的主意。

師生到底是師生，斷沒有，他絕情而我絕情。況受薦賢恩德重，吾家怎做負心人。孩兒大料難求見，意欲令，金雀東宮走一行。一則請安相問候，二則來，登門請罪替兒身。老師如若留情面，自然是，不復生疏見一巡。

啊，爹爹母親呀，媳婦若能求見得，那就容易調停了。